

今日论语

“从现在开始,庭审时不能让刑事案件被告人坐铁笼子,不能给他剃光头、穿囚服出庭。刑事案件被告人应和正常人一样,穿着便装和他的辩护律师坐在一起,和控方‘对抗’。”河南省高院院长近日在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上要求,刑事案件开庭审判要改变旧有法庭设置,以去除对被告人“犯罪化标签”。

给刑事案件被告人剃光头,庭审时让被告人穿囚服、坐铁笼子,这在不少地方已成惯例。近年来,在不少高官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的公审中,人们敏感地发现,“高官被告人”几乎都没有享受剃

潘洪其

光头、穿囚服、坐铁笼子的“待遇”,而是像普通人那样身着便服,有的甚至穿着名牌服装。有人认为,法院不能赋予“高官被告人”免于剃光头、穿囚服的特权,其实从根本上说,无论是谁,未经法院判决有罪,都享有不被贴“犯罪化标签”的权利。

公正是司法的生命,司法公正首先来源于庭审的程序公平,没有庭审的程序公平,断难有庭审的实体公平,最终也难有司法公正。刑事案件庭审程序公平的关键,在于法官居中审理,被告人和公诉人同为诉讼主体,具有平等的诉讼权利。以往一些庭审中,公诉人代表国家提出指控,其权力和威严不可置疑,被告人以犯罪嫌疑人身份,剃光头、穿囚服出庭受审,似乎天然处于“有罪”的境地,加之在庭审

中的席位与自己的辩护人相距较远,难以和辩护人配合进行有效辩护。现在,法院要追求庭审公平,取下被告人身上的光头、囚服等“犯罪化标签”,是迈出重要一步。

法庭审判改变旧有法庭设置,改变过去先天性地歧视、矮化刑案被告人的态度,使被告人能够与公诉人在法庭上平起平坐、公平控辩,这是司法观念上“触及灵魂”的重大进步。接下来维护司法公正需要做的努力,必将触动传统司法体制下一些人的既得利益,而“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”。如果说,去除对刑案被告人的“犯罪化标签”,维护被告人平等参与诉讼的权利,是为从程序公平上保证司法公正,那么,要从实体公平上保证司法公正,就必须确

保公诉人诉讼和法院审判的地位,确保司法机关办案、审判都只对事实和法律负责,不受任何案外因素和法外因素的干扰。否则,即便在庭审公平上做足了文章,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充分的辩护,但如何起诉不能由检察官及检察院决定,如何判决不能由法官和法院决定,则司法公正仍然没有基本的保障。

司法公正从庭审公平做起,最终要落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。为此,需要改革司法管理体制,实行省以下地方法院、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改革措施,解除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对相关权力机关的依附关系,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,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。

新民新语

追根溯源

华心怡

你,我,他,从哪里来?

这一次,实打实,问号不带哲学导向。

科普常识告诉我们,物竞天择,达尔文论断人类进化而来。最近,动物杂交研究世界权威之一、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尤金·麦卡锡公然挑战遗传学、基因学奠基人,“达尔文只说了人类演化历程的一半。”麦卡锡博士的新论点是:母黑猩猩与公猪交配,其后代与黑猩猩再交配所产生的后代便是人类。

麦卡锡的新观点被不少同行嗤之以鼻。黑猩猩与野猪这两种动物在演化论上相差了几千万年,并且黑猩猩有48条染色体,猪只有38条染色体,他们如何能够结合?一时间,麦卡锡成为名声在外的外国“砖”家。麦先生自然有自己的理据支持,他强调遗传学上人类与黑猩猩接近,但许多生理特性却与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目动物不同。无毛皮肤,厚厚的皮下脂肪,突出鼻子,浓密睫毛,人类的种种特点与野猪倒是相当吻合。并且,猪的皮肤组织、心脏瓣膜与人类极为相似,过去还被应用于人体医疗手术上。“人类应该是黑猩猩与灵长类之外的动物杂交而成。”

好吧,你,我,他的祖先,可能性之一成了黑猩猩与野猪的杂交后代。上一次,另一个惹来热议的人类祖先版本,是3亿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。

许多谜,至今无解。人类起源,本着向学与真知的探索精神,屡有新鲜发现,却从未获得唯一定论。可以肯定的是,在前仆后继的研究中,我们的祖先还会出现不同的物种,呈现不同的面目。

倒是那些天马行空的传说深入人心。女娲捏出了泥人;上帝创造了男人,又抽下男人的肋骨塑造了女人;还有日耳曼神话中,沙洲上的两棵树,雄伟的变身男人,缔约的成了女人……如是种种,因为动人浪漫,或者精神信仰,成为不灭的传说,传过一代又一代。

追根溯源,专业研究为了探明科学真知,美丽故事权当乐读史话,只要不哗众取宠,乱扣帽子,倒各有意义与味道。至于《西游记》原是韩国三大名著,李时珍又是高丽人的一代宗师,这样的追根溯源,还是免了吧。

“自觉命贵”的教授病得不轻

日报观点

11月29日下午,一网友发布了一条微博,讲述了某大学教授在病情稳定后拒绝转入普通病房,对医生破口大骂,“并说别人的命关他屁事。他教授的命,是十个人都换不来的。”

这样的教授,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尽管最近几年某些专家、教授的雷人言论不断,然而,这位拒入普通病房的教授言行还是让人惊诧不已。我们不免要问,这是一个正常教授的言谈举止吗?

从其言行来看,这名教授似乎患上了其他几种“病”。比如说,“素质病”。让出加护病房给其他危重病人,这是起码的常识,人的生命平等。然而,这位教授不懂。再比如说“嚣张病”。该教授不仅恶毒地骂医生,还威胁要找川大校长告医生,这是何等的嚣张!难道说,你是教授身份,就自认为高人一等吗?

又如,还患上了“富贵病”。病人在CCU住一天的价格不菲,一般人很难承受,希望早日搬出CCU,除非是公费医疗。而这名教授却赖在CCU不走,要么是自己很有钱,要么是自己看病不花钱。

但愿这位教授只是在生病的情况下说胡话,暂时失去理智。

(张海英 见今日新华每日电讯,本报有删节)

斗秋赋

谢春彦

不与天斗,不与地斗,不与人斗,但与虫斗。虫斗虫斗,实为财斗。年年深秋,斗也不休。满城虫斗,鸣声如吼。

癸巳十月春彦戏写蟋蟀之戏

亮春觀

自由谭

“网络零卖”与短篇小说困局

王石川

络零卖的这种探索,实际上折射出了短篇小说的困局。写短篇费力,费心,费神,对素材消耗大,却得不到多少利益。其实,不少短篇小说都是精品,比如我们读沈从文、汪曾祺、赵本夫、刘庆邦等人的短篇小说,内心的震撼远超过一般的长篇小说,换言之,有的短篇小说带给读者“长篇小说”的阅读体验。值得一提的是,前不久,诺贝尔文学奖将奖项颁给了82岁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艾丽丝·门罗,一时间备受关注,被赞为“这个奖是奖给门罗的,也是奖给全世界写短篇小说的作家的。”不少作家之所以不写短篇,有的属于力有不逮,有的属于功利心作祟,认为写长篇才更能

索应予以鼓励,而不是嘲笑;应静观其变,而不是粗暴否定。一个很浅显的事实是,此路能否行得通,又能否走得远,作家说了不算,旁观者说了不算,归根结蒂是市场说了算,也就是读者说了算。

如果说作家在文本上的探索,称为写作实验,那么作家改变传统的销售方式,可谓是一次商业试验,或者说就是一次商业试探,通过网络零卖来感受一下市场的反应、测量一下读者的心态而已。率先试水的作家蒋一谈,未必就自信满满,或者抱着发大财的心态,志在必得,他也许就是一次试探,在决定以后如何更好地把脉市场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短篇小说网

新民随笔

谁帮“土豪”一把?

张晓然

周末去一位朋友的公司做客,进门大吃一惊。原先的物业集团公司变成了书画院,几千平方米的会议室、办公室、走廊都挂满了字画,俨然在办一个画展。我问怎么回事?朋友笑吟吟地回答:我转型发展了,做文化啦!

如今流行“土豪”一词,我这朋友不知是否该列入其中。他数年前辞职下海,看到城里幢幢万丈高楼平地起,心想这里肯定有商机,于是就办物业公司。严明的管理规章,贴心的服务项目,他做得风生水起,几年间就成立了十几家分公司,接下了二十几家楼盘管理权,资产非常可观。但平时与文化结缘不多的他,忽然被文化产业所吸引,觉得艺术品市场天地更加广阔,在几个半懂不懂的朋友怂恿下,将几家公司卖掉,又将余下的公司打包入股一家上市公司,吃红利。然后分别以百万一年的价格,签约4名画家,买下他们一年创作的所有作品。

我仔细看了看,基本是一种工艺品质性质的树皮画,就是用油彩或水墨在各种树皮上作的画。有点稀奇古怪,当然也有些别出心裁,也可以说颇具创意。收几幅挂在房子里点缀,或作为一个艺术种类收藏些许,都可以。可将其作为投资方向,盈利目标,实在费解。说实话,我不太愿意用“土豪”来形容朋友,因为“打土豪,分田地”里的“土豪”,应该是恶霸之类的人物。但如今“土豪”只不过是形容那些离文化稍近些的富豪,也未必是贬义词,所以就借用一下吧。比如我这位朋友,抛弃自己上亿资产的产业,投身文化产业,眼光不能说不具有前瞻性,但接手的却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很大的品种,这就是文化眼光的问题了。可不能怪他,他的专业准备不够,要他一眼就看中艺术品质高、升值空间大的名家、新秀,实在难为他了。

关键,在鼓励民间力量和社会主体兴办文化、投资文化的同时,需要有更多具有专业资质的文化咨询机构、文化顾问团体,来帮助那些热衷文化事业的“土豪”们选准项目,少走弯路,少花冤枉钱。我读了孔达达《当代艺术品市场看不见的那只手》一文,了解到对艺术品市场有真知灼见的一些国外知名画廊,既能为一些上拍艺术品做第三方担保,让投资者安心选购,也可利用自己的信息渠道和专业知识,为民间投资者做操盘手。上海这方面的组织与机构不少,真该大展身手。